

乱

——不是皇帝的皇帝

世

陈周昌 著

英

中州古籍出版社

杰



乱世英杰

——不是皇帝的皇帝

陈周昌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新华第一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03 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700 册

ISBN7—5348—0301—2/I·144 定价 4.00元

BL5117

目 录

第一章 风浪迭起的人生途程	(1)
一 出生	(1)
二 少年轶事	(2)
三 一场搏斗	(5)
四 代人受过	(9)
五 转机	(11)
六 鸾凤与鹏枭的斗战	(13)
七 洞房花烛	(15)
八 为理想而砥砺	(19)
九 剪不断的情丝	(21)
十 走上仕途	(24)
十一 走近政治漩涡的中心	(27)
十二 惊人的壮举	(30)
十三 初试锋芒	(33)
十四 不被赏识的政绩	(38)
十五 无辜的株连	(40)
十六 在失望中徘徊	(42)
第二章 新星在山东升起	(45)

十七	家庭纠纷	(45)
十八	不同寻常的婚礼	(48)
十九	红袖添香夜读书	(50)
二〇	奉命攻打黄巾义军	(52)
二一	任济南相以后	(55)
二二	在诗酒中徜徉	(58)
二三	儿子曹丕降生了	(60)
二四	此时不可擅自废立皇帝	(63)
二五	征拜典军校尉	(66)
二六	发生在宫廷的一场大屠杀	(69)
二七	出逃	(74)
二八	起兵讨伐董卓	(82)
二九	退驻河内	(87)
三〇	分道扬镳	(90)
三一	整编了三十万青州兵	(94)
三二	又生了个聪明的儿子	(97)
三三	为父亲报仇	(100)
三四	同吕布的反复争夺	(104)
第三章	机遇召唤他入朝辅汉	(110)
三五	决定西迎汉献帝	(110)
三六	迁都许昌	(113)
三七	刘备是个人才	(120)
三八	立卞玉珍为夫人	(122)
三九	在宛城被张绣打败了	(125)

四〇	东征袁术	(131)
四一	斩吕布于下邳	(134)
四二	和皇帝之间的摩擦	(142)
四三	反抗的火焰被熄灭了	(149)
四四	和关云长的一段交情	(152)
四五	想和袁绍共分天下	(156)
四六	在官渡击败袁绍	(159)
四七	为儿子曹丕娶媳妇	(169)
四八	北征三郡乌丸	(174)
第四章	无可奈何的三国鼎立	(180)
四九	爱子曹冲病逝	(180)
五〇	自任丞相	(185)
五一	南征刘表	(188)
五二	刘琮不战而降	(194)
五三	追击刘备	(198)
五四	孙权和刘备结成了联盟	(201)
五五	曹操在长江上置酒高会	(207)
五六	初战三江口	(211)
五七	黄盖诈降	(214)
五八	火烧战船	(217)
五九	华容道上的奇遇	(222)
六〇	退驻樊城	(225)
六一	回师过谯县	(229)
第五章	以周文王为榜样	(232)

六二	召见从匈奴赎回的蔡琰	(232)
六三	建安文坛的盟主	(236)
六四	在渭滨打败马超	(241)
六五	铜雀台的趣闻	(246)
六六	让曹丕做副丞相	(250)
六七	荀彧忧惧而死	(253)
六八	晋爵魏公	(259)
六九	伏皇后的悲剧	(263)
七〇	曹操的女儿当了皇后	(268)
七一	从张鲁手中夺得汉中	(272)
七二	晋爵魏王	(276)
七三	不得志的曹植	(282)
七四	立魏丕为魏太子	(287)
七五	平息了一场叛乱	(291)
七六	定军山传来噩耗	(294)
七七	汉中被刘备夺走	(299)
七八	拜卞夫人为王后	(302)
七九	不好对付的关羽	(305)
八〇	病死洛阳	(310)
后记		(316)

第一章 风浪迭起的人生旅程

一 出 生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谯县，融入黑沉沉的夜里，数点寒星在空际闪烁。行人稀少的兴隆街北头，赫然耸立着一座高大府第，这是桓帝朝费亭侯曹腾的家。曹腾过世以后，他的儿子曹嵩是这里的主人。这一夜，曹氏全家忙碌、兴奋、焦急，到了黎明时分，从曹夫人寝房传出呱呱的啼哭声，洪亮而且短促。一个幼小的生命降临人间，这个婴儿就是曹操。

孩子满月了。这曹府张灯结彩，中厅里大摆宴席。辞官家居的曹嵩喜气洋洋，从清早起就把家人们打发出去请客了。可是，日色过午，除了曹氏本家和夏侯氏中几位至亲到来而外，却贺客稀少，依然显得冷冷清清。家人们陆续走回来禀告：去请的客人，不是避而不见，便是推三阻四，不肯应邀前来。一个直肠子小家人不知高低，向主人如实报告了去请本县县令的情景：小家人三次求见县令，请他赏光。开始县令推说公务繁忙，不得脱身；后来不耐烦了，竟说出了曹嵩最忌讳的话：一个宦官人家生个儿子，有什么兴头的！

曹嵩和夫人听罢，脸都气青了。

曹嵩平素以汉相国曹参之后相标榜，终因父亲曹腾于东汉安帝时被选入宫廷，作了宦官，尽管是贵宠无比，却不得不忍受世人的歧视。为了这个，心中大为不平。他非常了解自己的父亲，也很爱自己的父亲，虽然并不是他的生父。父亲以诚实与谨慎著称，进宫后先是陪皇太子读书，后来太子即位，这就是东汉顺帝，父亲由小黄门晋升为中常侍大长秋，桓帝时又被封为费亭侯。在宫中30余年，侍候过四个皇帝。父亲曾向皇帝举荐过不少读书人，大都是为朝廷作出了贡献的贤才。但父亲对儿子却要求很严，桓帝要封赏曹嵩，被谢绝了；直到父亲过世以后，曹嵩才被封为光禄大夫。

是啊，贵为九卿，富比王侯；然而，门阀不显，郡望不高。如此遭人冷眼，受人辱骂，怎能不叫人生气！

在极不协调的气氛里，曹家开宴了。曹嵩借酒浇愁，连连满饮。苦酒变成了狂涛，在心中拍打着冲刷不掉的屈辱。他醉眼惺忪地看一眼在夫人怀中熟睡的儿子，暗暗在心中用这样一句话为他祝福：“封侯拜相，光耀门庭！”

二 少年轶事

破暗而出的太阳，爬上了涡河对岸的树梢，照得河面金波荡漾，哗哗作响的浪花汹涌奔流。耀眼的阳光和强劲的涛声，把曹操从沉醉中唤醒。他从夏侯惇手中接过一块刚烤熟的兔肉，用牙齿撕下一块，津津有味地嚼着，直着脖子咽

下，又捧起酒壶，咕咚咕咚连喝几口，用手背擦擦嘴唇，满意地笑了。

天刚亮，曹操便同族弟曹仁、曹洪和表弟夏侯惇、夏侯渊带上打猎用具，到涡河北岸的丛林中打猎了。他们每隔三五天总要来一次，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练筋骨”。

14岁的曹操，个头不高，貌不惊人，但浓眉朗目，顾盼之间有种逼人的英气；尤其行为举止，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他生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还能旁征博引，让自己周围那些年龄相近的少年惊叹不已，对他十分崇拜。他从小志向不凡，常对少年朋友说：天将降大任于我辈，一定要矢志苦炼，以期有成。所以读书和习武打猎，已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功课。他还机敏多诈，智力过人，连那些有学问、有头脑的大人，也对他有高深莫测之感，暗赞“此儿不凡”！

今天，为了能出来打猎，经曹操略施小术，才得以成行。

原来曹操的父亲曹嵩辞官家居，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前又被征入朝做官，经常住在京师。在家的日子不多，曹操一直逍遥自在地生活着，更兼母亲过分疼爱，从来不受管束。倒是叔父看不惯，等到大哥曹嵩回到家里，就要说侄儿许多不是。十日前，曹嵩从洛阳返回，叔父便将曹操招聚少年习武打猎的事向他说了，并强调这是违犯朝廷禁令的，弄不好会落下聚众谋反的罪名，极力劝兄长对儿子严加管束。曹嵩对此虽不甚在意，却也觉得弟弟说得有道理，就郑重告诫曹操：不许聚众外出打猎，免得生出事非。

快一个月了，曹操被拘在家中，实在闷得难受。昨天下午，仆人曹成走来，说叔父过府来了，是走在街上碰见的。曹操灵机一动，忙问：“走在哪里碰见的？”曹成答：“街南头。只怕此刻已到门口。”曹操一挥手：“走！”快步出了大门，见叔父的车子已近，向曹成使个眼色，突然拍打胸膛，睡在地上滚起来，装得口歪眼斜，故意吐着涎水，象疯子一般模样。叔父见状，下车来扶，问曹成因何这般模样，曹成推说不知。叔父无奈，只得急令众家人把侄儿背回寝房安歇，这才急匆匆进了府门。

叔父将曹操突然生病的事说罢，曹嵩夫妇顿时慌了手脚，一前一后奔向儿子寝房，不等进门就高声问道：“我儿怎么样了？”谁知进门一看，曹操在窗下几案前正襟危坐，专心地看书。曹嵩夫妇大惑不解，还是母亲先发话问道：“听你叔父说，你突然病得人事不省，把人急得什么似的，赶忙走来看你，却又好好儿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曹操站起对父母深施一礼，笑着说道：“孩儿不曾生病，午后读书直到现在，并没有见过叔父，此话从何说起？”神色颇为疑惑的父亲问道：“我儿果真无病？”曹操答：“孩儿确实无病。”曹操看着父亲将信将疑的样子，觉得自己的计谋已经奏效，到了进一步借题发挥的时候了。又道：“孩儿有一句话，欲对父母亲大人说明。”曹嵩：“但说无妨。”曹操：“父亲常不在家，家中的事有所不知。孩儿不知何因，竟失爱于叔父。听说讲了孩儿许多不是，还请父亲大人明察。”曹嵩：“你叔父说你聚众习武打猎，怕日久会惹出事来，其

实这也是为了你好。”曹操：“孩儿同族弟和表弟们远足散步倒是有的，所云聚众习武打猎绝无此事。完全是叔父错怪，父亲千万不可相信。”曹嵩投射过来对儿子信任的目光：“唔！远足散步倒也无妨！”曹操尽力掩饰住自己的喜悦，不动声色地送走了父母。

曹洪似乎觉得自己看透了族兄此时此地的心情。一月多不曾出来打猎，一旦走了出来，怎能不高兴呢？而且今天出猎的成绩很好，猎获野兔十多只，再加上几只雉鸡和一只小鹿，足够他们大嚼大咽了。曹洪笑笑说：“孟德大哥，你真机灵，要不是你在叔父面前装疯，我们今天哪能出来快活！”曹仁白了曹洪一眼：“你只知道快活，就忘了孟德大哥的话了？”

“谁忘了？炼好一副铁筋骨，为朝廷出力，不是吗？”曹洪不服气地撇了撇小嘴。在他们族、表兄弟中，曹洪最小，刚满12岁。

“说得好，咱们干一杯，请！”曹仁举起了酒杯。
“干杯！”四个少年人一齐举杯吸尽，为了友情，也为了理想。

三 一 场 搏 斗

谯县浆洗巷，是行院^①聚集之地。老鸨李贞娘家，从齐

① 行院：指妓院。

郡买回一个色艺双绝的歌女，名叫卞玉珍，年方破瓜之岁^①。她秋波盈盈，面如桃花，歌喉婉啭，有如流莺娇啼。更兼知书识礼，眼光甚高，非英雄不愿接交。李贞娘自有了这个姑娘，尽管寻花问柳之辈蜂涌而至，真个门庭若市，怎奈卞玉珍旁若无人，常常推病不见。有时心中高兴，出来奉一杯茶，来客便觉荣幸之至。卞玉珍自见曹操之后，真乃慧眼识英雄，认他是个知己，更是暗下决心，甘愿委身于曹操，从此其他客人，难得睹她芳容。

谯县县令的二房郭夫人有个弟弟，名唤郭齐，是个贪色好淫之徒，听说李贞娘家添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早已心中痒痒。这日午后无事，便从家中踱出，一径向浆洗巷走来。行至李家门口，也不打声招呼，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贞娘眼快，忙从屋里迎了出来，满脸堆笑地说：“原来是本县舅爷驾到，失迎得很。”

郭齐并不答话，一双鼠眼滴溜溜转动，似笑非笑地哼哼两声，慢条斯理地说：“你家玉珍姑娘呢？何不唤出来见我！”贞娘道：“舅爷请进客厅叙话。”郭齐兴冲冲跟着贞娘走进去坐下。

贞娘：“请舅爷少待片刻，我唤姑娘出来侍候。”

郭齐：“为何不在她房中接客？”

贞娘：“曹公子同一班朋友在她房中摆酒，恐一时还不能毕，只好委屈你老了。”

② 破瓜之岁：女子长成16岁，称破瓜之岁。

郭齐：“哪个曹公子？”

贞娘：“曹嵩家的少爷。”

郭齐冷笑道：“我道是哪个，原来是这个没卵子的东西，也有脸来这里逛！我倒要会一会他。”郭齐抢步出门，贞娘拦挡不住。

曹操的加冠礼举行之后，曹仁兄弟和夏侯兄弟邀请一班朋友，在玉珍房中设宴庆贺。20岁的曹操，春风满面，兴致颇高；好友相聚，不醉不散。玉珍的古曲，唱得响遏行云，大家酒兴大增。曹操虽有海量，禁不住争相劝饮，渐渐醉了。玉珍见状，便给他削了个挺大挺红的苹果，喂他慢慢儿嚼。不提防郭齐一头撞了进来，大声嚷道：“哪个是没卵子的公子，有胆量就自报家门！”曹操一听，怒气顿生，猛地立起说：“何处狂徒，竟敢恶语伤人！”

郭齐阴阳怪气地道：“原来是你呀，快滚出去，让这位姑娘陪我喝盅儿酒。”

夏侯渊气得咬牙：“你怕是活得不耐烦了吧！”挽起袖子，就要动手。

曹操喝声：“慢！”制止了夏侯渊冲动的举止。他虽然醉了，神智还是清醒的，并不愿把事态闹大。

郭齐却更加得意：“告诉你们：我乃本县舅爷郭齐，你们谁敢动手？”

曹操眼中冒火，却强压下怒气：“请你马上出去！”

“我要是不出去呢？”

“我便轰你出去！”

“没卵子的东西，谅你不敢！”

曹操再也按捺不住燃烧着的怒火，飞起一脚，踢翻了桌子，两步跨到门前，抓住郭齐的衣领，用力把他推出房门。郭齐不曾受过如此大辱，一时羞愤难当，便挽起袖子，出手向曹操脸上打来。曹操先曲肘隔架，然后举起双拳，左右开弓，雨点般向郭齐打来，全落在头上和脸上。这郭齐哪里是曹操的对手，只有被动挨揍，并无还手之力。曹操尚在酒醉之中，一时怒气难消，出手太狠，掂不住轻重分量，竟将郭齐打倒在地，脸色灰黄，气若游丝。曹操也因醉后用力过猛，累得跌坐在地，玉珍和夏侯渊忙把他扶起。

曹仁见郭齐两腿长伸，动弹不得，心知不妙。伸手在嘴上一摸，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夏侯渊也看出事情不妙，急唤曹成：“快把曹公子扶回家去，这里的事有我们料理。见了老爷、夫人，什么也不要说，千万谨记！”曹操被家人扶走后，夏侯渊用脚踢了踢死尸，冷静地对贞娘说：“人是我打死的，与曹公子无关。官府面前，谁也不许乱道！”

“人是我打死的，由我去自首！”几乎在同一个时刻，夏侯惇、曹仁、曹洪说出了相同的话语。

贞娘道：“我看你们不用争，由一个人抵命就成了，何必都去呢？这郭齐人称谯县一霸，如今除了害，百姓准会感谢你们的！”

夏侯渊：“都不用和我争。我的身体好，熬打得住，就让我去吧！”

玉珍洒泪道：“郭齐是冲着我来的，让我去偿命吧！”

夏侯渊：“烦贞娘请亭长报案。我先去了。”

夏侯渊前往县衙，去投案自首了。

四代人受过

夏侯渊投案到县，先被锁在大牢的囚笼里。次日过堂，被盛怒之下的县令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了数次，命打入死囚牢里，等报郡里批准后决斩。

原来郭齐被打死的噩耗一传进县衙，郭夫人便哭得死去活来，声言若丈夫不给兄弟报仇雪恨，便要追兄弟到九泉之下。面对娇滴滴的小妻，县令怎能不尽力审理此案？他风闻似乎与曹操等人有牵连，几次用大刑要夏侯渊招供，不料夏侯渊一口咬定，人是他打死的，与他人无涉。县令虽想一网打尽，却是白费心机。

夜，黑濛濛的，没有月色。夏侯惇用重金买通狱卒，送进一篮饭菜。夏侯渊伤势沉重，一直昏迷不醒，竟是滴水难进。饭篮原封不动地被提了出来，夏侯惇只好把它赏给狱卒们去享用。离去前，又从怀里掏出十两银子，让他们买酒吃。然后才陪着笑脸说：“请看在小可面上，多多照应兄弟，以后还要重谢列位！”

见钱眼开的狱卒们，笑嘻嘻答应了。

几天以后。

夏侯渊终于战胜了死神，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吃力地睁开眼睛，看见从牢房的小窗中射进来的灰白色的光，下意

识地动了一下手臂，明白自己还活着。痛苦地咂一咂嘴，觉得饥渴难耐，有气无力地喊了声：“水！”值班的老年狱卒觉察出了牢房的动静，便打开牢房的铁锁，走进犯人身边，见夏侯渊身子扭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听见了他低微的声音：“水。”老狱卒见他活了过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十分敬重这个铁打的男子汉，夏侯渊的坚强毅力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端进一碗水，轻轻将犯人扶起，缓缓喂他喝了。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夏侯惇同曹操一道，又来看望他来了。悔恨交加的曹操，见了夏侯渊简直有些无地自容。他深悔自己贪杯大醉，不能控制冲动的感情，产生了鲁莽愚蠢的举动，犯下了难以饶恕的过失，竟让表弟代自己受过。他轻轻抚着表弟身上的斑斑伤痕，又伤心落泪了，在心里骂着自己“该死”。

“兄弟，请再忍耐一些时日吧！我们正在设法营救你。”

“真的？”夏侯渊眼中射出了希望的光芒。

“曹嵩伯父已经去京师了！”夏侯惇说。

“何时动身的？”夏侯渊焦急地问道。

“昨天。”曹操轻轻抚着夏侯渊那已经结痂的手臂，把请求父亲营救的事说了一遍。

那日曹操酒醒之后，听说郭齐已死，夏侯渊代己投案自首，心知闯下大祸，立时坐卧不宁。经过周密的思考，傍晚时分到了父亲寝房，把事情经过对父母详细说明。父亲曹嵩告假回乡不久，听完儿子的话，跌坐一旁，又气又恨，不住

长吁短叹。母亲痛哭之余，一面哄儿子，一面劝丈夫。曹操长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他请求父亲亲自出面，设法调停此事并营救表弟夏侯渊出狱。

“不孝逆子，如此孟浪；人命关天，不偿命行吗？”

“郭齐无端寻衅，又是他大打出手。何况此人劣迹昭然，谯县父老有目共睹。难道堂堂太尉大人，对付不了一个恶徒！”

“放肆！你敢这样对父亲说话？”

“阿瞒，有话好好说吗，不能惹你父亲生气。”曹夫人又对丈夫道：“孩儿把原委已经说清楚了，就该想个办法才是！”

“事关谯县县令，叫我有何办法？”

“父亲如不设法，孩儿只好去投案自首了。”

“这……老爷，妾身求你了，快想个法子吧！”

“能有什么办法？”曹嵩为难了。

“孩儿倒有一个计较在此：这里的事，只好用钱了结，营救表弟，只能去京师设法调走作恶多端的现任县令，另委新官前来审理此案，不愁不能昭雪。”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曹嵩昨天带上家丁，向京师进发了。

五 转 机

曹成走进书房，把来自京师的家书，交给了曹操。